

# 黃國才

麥惠儀

他穿上大廈的模型外殼到處走，來到了銅鑼灣，走過了廟街，騎著駱駝繞過了金字塔，登陸在上海電視塔前，要走的路還有幾多？會是更多更遠。「游離都市」是黃國才的行為藝術作品，是他要在游離的城市之中進行探險？還是要把城市從既定的意識形態中抽離，給世人所認定的現實處境來個挑戰？年輕就是這麼好，對身邊的一切充滿著敏感，對既定的邏輯會提出質疑。

「為什麼這件大廈外殼背後是空白一片？這是我對香港建築的觀察，香港的大廈靠得太近，我們根本看不到它們的背面，所以在視覺上，這個背面是不存在任何意義。」本來唸建築的他，他更多次以「繭線」來形容這個城市的建築，他憶述曾當過建築師的日子：「經濟太好了，當年的建築根本是談不上設計，無論我多努力，我仍是沒法趕上限期，因為他們今天要我做的，原來已是昨天應該用作開會的提案。」而這等荒謬的處境，正是一個璀璨城市的另一個照面，亦為他往後的藝術創作上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題材。

在他曾發表的作品「十個盒子 – 每一件我曾想過的事，我都把它放進盒子裡」，那些盒子裡藏著的都是他對城市的體驗——恐怖、荒謬、疏離等，至少那些題目是這樣說。然而作品所呈現的天地卻是充滿色彩，一切的夢魘都被轉化如童話裡的魔怪世界。

是這一份怨憤，加添了幾分的幽默，道出了他對這個城市的感受是愛恨交纏。在「藝術窗 – 夢想是由何時開始變真實的？」的作品裡，是那黃色小屋逐漸長大成大屋？還是黃色的大屋誕下了小屋？「香港的現況就是這樣，樓樓起樓樓，樓爸媽生樓孩子。」

這就是他的語言——透過藝術創作他找到了表達自己的語言，在黑色的幽默裡帶著一點童真。

然而這一點童真的背後是需要代價的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我們不時可以窺探到一份孤寂，他創造了夢幻中的孩子望著聊寂的星空，我們看著星空下的孩子，似乎是看著他童年的寫照。早在初中時候已被送往美國升學，孤獨地被留在一個陌生的國度，本來多姿多采的友儕生活突然只有寂靜的星空為伴，語言的障礙，文化的差異所帶來的惶恐與衝激，在年輕的心靈內留下揮之不去的烙印，這一角陰暗處，在他作品裡的成人世界中仍依稀可見。

是這一份的孤寂，使他渴望與人溝通。藉著創作，他可以重看一次自己，創作的過程可以為自己也為別人帶來啟迪。他一直強調作品中的互動成份：「所以你會發覺有可以打開的門，有可以用作窺探的小洞或放大鏡，還有音樂盒……我希望觀眾來接觸我的作品，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被明白。」所以在香港藝術博物館展出的作品中，觀眾可以隨意加入，一起創造模擬的都市，一起追尋某個地方失落了的片斷，以那一塊木片暫來互相填補心靈的缺口。在他的作品的旁邊，我們不時亦會看到相關的文字，可以算是作品的註腳，目的是要觀者能接收得到訊息，亦能同時作出感應。然後，在一次又一次的互動過程中，他看到了一個「好像活在另一個地方」的自己——經淨化後，帶著一點陌生，不敢相認。然後，現實的他，在眼神裡，咀角邊，露出了欣然的微笑。

現在的黃國才，已在英國取得雕塑的碩士學位，現正是澳洲墨爾本皇家科技學院藝術系的博士生。他經常在作品中用上大量黃色。七十多歲的畫家陳餘生曾經說過「黃色是一個既溫暖又燦爛的星期天早上。」三十三歲的他也有類似的看法，是他已有了老者的智慧，還是老者仍擁有著一份童真？

©Ann Mak 2003.

*First published in Paroles (May 2003).*